



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

宣化老和尚講述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 卷九

◎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講述於

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

開經偈

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

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

阿難！世間一切所修心人，不假禪那，無有智慧；但能執身，不行婬欲，若行若坐，想念俱無，愛染不生，無留欲界。是人應念身為梵侶，如是一類，名梵眾天。

現在是講色界的初禪天、二禪天、三禪天、四禪天，這四禪天。

「阿難」！「世間一切所修心人，不假禪那，無有智慧」：這個世間所有能自己修心的人，他不藉著這個靜慮的工夫，所以他也就沒有真正的智慧。

「但能執身，不行婬欲」：他但能執守自己的身，保持自己的身不行婬欲。「若行若坐，想念俱無，愛染不生，無留欲界」：無論走路和坐著，乃至於睡覺、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隨時隨地什麼妄想念頭都沒有了，他沒有一種愛染心。就是見著再美麗的色塵，也不生愛染的心，不願意留在欲界這六天。

「是人應念身為梵侶」：這個人應念就和清淨的人生在一起，沒有欲念的。「如是一類，名梵眾天」：像這樣的一類人，生在梵眾天去，做清淨的天民——天上的老

百姓。眾，是很多的這種人。

欲習既除，離欲心現，於諸律儀愛樂隨順；是人應時能行梵德，如是一類，名梵輔天。

「欲習既除，離欲心現」：這個欲，也就是姪欲。人，「食色性也」，人都好吃好東西、好貪美麗的顏色，這是與生俱來的一種習氣。那麼這個人，他姪欲心既然除去沒有了，離開這個姪欲的心就現前了。「於諸律儀愛樂隨順」：這個人他就修一切的戒律、威儀；他愛這個戒律，跟著這個戒律去修行。

「是人應時能行梵德」：這個人隨時隨地都修這個清淨的德行。梵，就是清淨。「如是一類，名梵輔天」：像這一類的人，就生到初禪三天之一的梵輔天上去。輔，就是輔弼，輔佐；就是在這個天上來幫助大梵天王的。

身心妙圓，威儀不缺；清淨禁戒，加以明悟。是人應時能統梵眾，為大梵王；如是一類，名大梵天。

「身心妙圓，威儀不缺」：身也妙圓，心也妙圓，微妙而圓滿；圓滿什麼呢？就圓滿這沒有欲念了，姪欲心沒有了；對這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也都不缺少了，也都圓滿了。「清淨禁戒，加以明悟」：所有佛所說的戒律，他都清淨而執守；不單清淨執守，而且又加以明白而了悟這戒相、戒體、戒法。

「是人應時能統梵眾，為大梵王」：這個人臨命終，隨時他生到天上去，能以統領清淨天的眾生，他做大梵天的天王。「如是一類，名大梵天」：像這樣子清淨戒律，這一類的眾生，就會生到天上去，這個天就名叫大梵天。

阿難！此三勝流，一切苦惱所不能逼；雖非正修真三摩地，清淨心中諸漏不動，名為初禪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此三勝流」：這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是三勝流，就是初勝的一種果位。「一切苦惱所不能逼」：到初禪這三天，一切的苦惱就都沒有了，不能來逼迫了。

「雖非正修真三摩地，清淨心中諸漏不動」：雖然他不懂佛法，而不是一個修行真正定力的；可是他持戒清淨，在這個清淨心裏邊，他什麼毛病也不生了。不動，就是不生了；好像你想要用甚麼、或者想吃好東西、或者想穿好衣服、或者想種種的物欲，總而言之，這都叫是漏；諸漏不動，他就沒有一切的毛病，沒有一切的習氣

煩惱了。「名為初禪」：這個名字就叫初禪天。

你到初禪的這種境界，這個脈會停住不動彈的；所以，說是有沒有功夫，你看看你這個脈還有沒有動？若得到初禪的境界，你的脈就停止了；身上的血脈停止了，就等於死人一樣：這就是初禪。你修道要是證到初禪，這還不是果位；初禪只是修行的第一步，並不是很高深的。

阿難！其次梵天，統攝梵人；圓滿梵行，澄心不動，寂湛生光。如是一類，名少光天。

「阿難」！「其次梵天，統攝梵人」：前邊所說的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，再往深了一層說，就是他能管理這些個梵人。「圓滿梵行，澄心不動，寂湛生光」：這個清淨的行，他也修得圓滿了，他這個心澄清不動了；他能以這個寂然湛清，久而久之，他就生出一種光來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少光天」：像這一類的天人，名叫少光天。

光光相然，照曜無盡；映十方界，徧成瑠璃。如是一類，名無量光天。

「光光相然，照曜無盡」：光光互照，光光互然這個光；你照耀我，我照耀你，沒有窮盡。你看我們這個光和光它是和的，沒有不和的。這個燈，你也有光，它也有光；光和光不會發生衝突，它們不打架的。是吧？你有你的光，我有我的光，沒有互相：「啊！你的光這麼大，我的光這麼小，你真欺侮我！」沒有的。無論你大光、小光，它都不發生衝突的，這叫光光相然，光光相照。「映十方界，徧成瑠璃」：這時候，映照到十方的世界，所有的十方世界都成了琉璃了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無量光天」：像這一類的，這叫無量光天。

吸持圓光，成就教體；發化清淨，應用無盡。如是一類，名光音天。

「吸持圓光，成就教體」：吸，就是取；持，就是執持。那麼互相吸取來執持這個圓光，用光互相交換意見，互相通達對方的意思，成就他那地方一個光音的教體。這光音天，他那個地方的天人彼此不要講話的，是以光音互相講話，互相通的；不用語言的，就用光一照，就大家就明白了。這真所謂「心照不宣」，心光互相一照，我想要對你講什麼，你也明白我的意思了；你想要說什麼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，這叫「光音天」。「發化清淨，應用無盡」：發生一種清淨的光，它這種光是應用

無盡的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光音天」：像這一類，叫光音天。

阿難！此三勝流，一切憂懸所不能逼；雖非正修真三摩地，清淨心中，麤漏已伏，名為二禪。

「阿難！此三勝流」：阿難！這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音天三層天是三勝流。「一切憂懸所不能逼」：沒有什麼憂愁了。前邊那個初禪，是「一切苦惱所不能逼」，苦惱也就是煩惱，煩惱不能逼它；這個二禪，「一切憂懸所不能逼」了。憂懸，是他雖然沒有煩惱了，但是還有一點憂愁，什麼事情還有多少放不下。懸，就是懸掛著。那麼現在，這個第二禪天，也沒有憂愁，也沒有懸掛了。一切憂懸不能奈他何了，不能逼迫他了；不能逼迫他，就是他內裏頭沒有憂懸了。像我們人，對這個事情也掛在心裏，對那個事情也掛在心裏，一天到晚，不是憂愁這個，就是掛著那個，這就有罣礙；有罣礙，這就叫懸，懸罣。

「雖非正修真三摩地」：這種的天人，雖然他沒有真正的修三摩地；「清淨心中麤漏已伏」：但是他清淨心裏邊，他麤漏已伏。但是細漏他還沒有伏，所以在表面上看來，他是沒有憂懸了。「名為二禪」：這個名字就叫二禪天。

你人修道，打坐參禪，得到這二禪天的境界，就什麼樣子呢？這呼吸氣會斷了。前一個是脈斷了，脈停住了，但是他並不是真地停住。我前邊不講過，在這裏邊有「嬰兒、姪女」？本來道教所修的功夫，和佛教的功夫，有多少相同的地方，大同小異。為什麼他這個脈停止了？脈若停止，這個人不就死了嗎？不是的。因為他裏邊的自性，那個脈絡行動了；所以表面上這個脈是停止了，他自性裏邊那真正的脈膊行起來了。

到二禪天，脈停止了，這呼吸氣會斷了，也不呼、也不吸；那麼這個人是不是死了？這不是死，禪定禪定，這是入了二禪定。入到二禪的定，呼吸氣停止了，得到這種清淨的快樂；但是他這兒不是「諸漏已盡」，這只是「麤漏已伏」。麤漏，就是你能覺察得到的這一些個漏；伏，就是降伏了。

阿難！如是天人，圓光成音；披音露妙，發成精行，通寂滅樂。如是一類，名少淨天。

「阿難」！「如是天人，圓光成音」：像光音天的天人，他的圓光成為一種音了。

「披音露妙，發成精行，通寂滅樂」：再把這個音分析清楚了，然後就會顯露出一

種微妙的精行；這種的精行就通於寂滅樂。寂滅，就是連念都沒有了；寂滅了，這謂之心靜了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少淨天」：這一類的天人，叫少淨天，少少地得到真正的清淨了；得到少分，而不完全。

淨空現前，引發無際；身心輕安，成寂滅樂。如是一類，名無量淨天。

「淨空現前，引發無際」：得到真正的清淨，然後又得到空的理了；就引發無量的清淨，這種清淨就沒有邊際了。「身心輕安，成寂滅樂」：這時候，身也輕安了，心也輕安了，真正得到自在了；也就是得到這種真空裏邊的妙有，妙有裏邊的真空。這個時候，這種境界，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無量淨天」：像這樣一類的，叫無量無邊清淨的天。

我們一般人，都貪外邊的色，向外邊去流，以致「性流為情，情流為欲」，就有這種淫欲的心生出來；一定要找一個對象，然後發洩自己這種的慾火，這是向外馳求去了！這所謂是一個色；那麼這個色，是不是單單要有色，才有這種境界呢？不是的。就在這個真空裏邊，也有這個真色；真色裏邊，你若明白了，也就是真空：真空、妙有，也在這個地方能體驗到。《心經》上說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你要是得到這種寂滅樂——寂滅樂就是一個空理；得到空理這種真正的寂滅樂，那比你外邊去找尋那個色，不知加幾千萬倍的快樂！

你想要得到這種的境界，你首先要停止外邊這個色；你外邊這個色如果不停止，你自己真空裏邊那種色是不會發現的。所以現在說「引發無際，身心輕安」，這就是「空不異色，色不異空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這不能假藉的，不能說：「欸！我也得到這個境界了！」你得到，不是口頭上講的；真得著那才算呢！這種境界說不出來的，所以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

世界，身心，一切圓淨；淨德成就，勝託現前，歸寂滅樂。如是一類，名徧淨天。

「世界，身心，一切圓淨」：前一個天，只有身心圓淨，現在這個，連世界都圓淨了；你這功夫成就了，把這個世界都轉變了。世界本來是不淨的，你也可以把它轉變成圓淨的；所以說「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你心淨，就佛土淨；你若心不淨，佛土也不淨。你就在極樂世界，你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，那也不樂了；你就在娑婆世界，你一天到晚都歡歡喜喜的，那也就是歡喜地菩薩。所以「一切唯心造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只看你能看得破，放得下，你就得到自在；你看不

破，放不下，就得不到自在。

「淨德成就，勝託現前，歸寂滅樂」：怎麼叫「勝託」呢？他這種殊勝的功能，到任何的地方，都無障礙了！這是一種心理上的感覺。這回這種清淨而光明的德行成就了，這時候勝託現前，得到這個寂滅的樂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徧淨天」：像這樣的一類，沒有一個地方他不清淨的；遍法界他都清淨，所以這叫做徧淨天。

阿難！此三勝流，具大隨順，身心安隱，得無量樂；雖非正得真三摩地，安隱心中歡喜畢具，名為三禪。

「阿難」！你要知道，「此三勝流，具大隨順」：這三勝流，他具足這個大的隨順。隨順，就是隨順眾生的心，令眾生也都歡喜。「身心安隱，得無量樂」：身也沒有妄想了，心也沒有妄想了，身也沒有不安穩的，心也沒有不安穩的；雖然沒有真正把無明破了，可是得到無量的快樂。

前邊那是苦惱不逼，憂懸不逼；這個地方，把那個憂懸苦惱一點都沒有了，身也安、心也安了：身心都老老實實的。怎麼老實法？就是沒有欲念了；沒有再生心動念，或者男人去找個女人，女人去找個男人；沒有了，這叫身心安穩了。你要是不安穩的時候，怎麼樣啊？這個念停止了，那個念又生來：哦！某某生得很美的，某某又是很漂亮的，一天到晚想這個事情！現在身心安穩了，對這些個問題都解決了，再也不生這個心了。什麼安穩？就是這一點！就是這一個問題！我講來講去，造業的也就是這個問題——無明；最初，就是一念無明，就惹出這麼多的禍患來！愛欲從什麼地方來？就從無明那兒來的；所以十二因緣一開始，就講「無明」；無明，然後就有了行；行，就有識了；識，就有名色，都是從這兒來的。

「雖非正得真三摩地，安隱心中，歡喜畢具」：現在在這個地方，雖然不是真正的定，可是他在這個安穩心中有一種歡喜畢具。「名為三禪」：到這個時候，這個名字就叫做三禪天。

你坐到三禪的境界上，你這個念就不起了，得到一種真正的寂滅樂。所謂「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忽動被雲遮」，你在這一念不生的時候，那就是佛的本體；全體現，就是佛的本體。可是你或者眼睛看一看、耳朵聽一聽；這一動，這就又生了雲彩了，把你自性遮上了。那麼用功用到這個時候，前邊，身心還生心動念，譬如脈停止了：哦！我的脈怎麼停止了呢？你這麼一想，脈膊又動了。你到呼吸氣停止的時候，你

生了一念：哦！我這怎麼沒有吸氣了呢？這麼一想的時候，這個呼吸氣又有了，這就叫念沒住呢！現在到這個三禪上，脈膊、呼吸氣什麼也沒有了，也不管他了，不再生這個念了；自己連自己這個念都沒有了，都找不著了，這叫「一念不生」；一念不生就全體現，這是三禪的境界。

阿難！復次，天人不逼身心，苦因已盡，樂非常住，久必壞生；苦樂二心俱時頓捨，麤重相滅，淨福性生。如是一類，名福生天。

「阿難！復次，天人不逼身心」：阿難！我再給你說說，這個天人苦惱和憂懸都不逼這身心了。「苦因已盡，樂非常住，久必壞生」：這苦的因已經沒有了，可是方才不是歡喜畢具嗎？這個樂也並不是一個常常可以保持得住的；那麼久而久之，這樂就會壞了。

「苦樂二心俱時頓捨」：所以天人也有時候有這種苦的心、有樂的心。這二心到這遍淨天以後，他得到這個快樂；他如果執著那個快樂而不捨，這也是不對的。又要把這苦樂二心同時把它放下了，也沒有苦，也沒有樂了；這時候，這個境界才是真正的快樂。「麤重相滅，淨福性生」：所有的一切麤重的相都沒有了，清淨的這種福德性生出來了。什麼叫清淨的福呢？就是這苦、樂二心都沒有了，這時候就是淨福的性生了；淨福性生了，就得清淨的福報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福生天」：這一類的，就叫福生天。

捨心圓融，勝解清淨；福無遮中，得妙隨順，窮未來際。如是一類，名福愛天。

「捨心圓融，勝解清淨」：把苦、樂二相頓捨了；可是捨了這苦樂二相，淨福性生了，這時候這種清淨的智慧比以前增進得多。

「福無遮中，得妙隨順」：所生的淨福，沒有可以把這種福報給遮止的；這種福報太大了！所以由淨福無遮，就得這種遂心如意，恆順眾生。得妙隨順，就是所謂「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」，就像水似的，你往東開一條河，它就東流；往西開一條河，就向西流。隨順，就是任運而行；你怎麼樣做都對，沒有不對的了。這種妙隨順，就是一切都任運，遂心如意；遂心滿願，你「無入而不自得焉」。怎麼樣都可以，什麼事情都沒問題，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。「窮未來際」：這時候，就到將來將來，未來未來那個時候的邊際上。什麼是未來的邊際？未來的邊際就是未來的邊際嘛！

「如是一類，名福愛天」：像一類的，這個名字就叫福愛天。

阿難！從是天中有二歧路。若於先心無量淨光，福德圓明，修證而住；如是一類，名廣果天。

「阿難」！「從是天中有二歧路」：從前邊這個三禪天——就福愛天，在這個地方就有兩條路；一條路就是到廣果天，一條路就是到無想天。

「若於先心無量淨光，福德圓明，修證而住」：若於先前這個福愛天得妙隨順心，現在他就有無量清淨光，他的福德也圓明；他依此從修而證，從證而住到這個天上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廣果天」：像一類的，他的德行也廣，他的果位也大，所以叫廣果天。

若於先心雙厭苦樂，精研捨心，相續不斷，圓窮捨道；身心俱滅，心慮灰凝，經五百劫。是人既以生滅為因，不能發明不生滅性；初半劫滅，後半劫生。如是一類，名無想天。

「若於先心雙厭苦樂」：假設他於福愛天這個心，苦也沒有了，樂也沒有了。「精研捨心，相續不斷，圓窮捨道」：在這個時候，他研究捨棄苦樂這個心，那麼研究來，研究去，總也不停止；於是乎他把這個捨的道理都明白了。「身心俱滅，心慮灰凝，經五百劫」：這時候他身心都滅了，他這個心慮就結成到一起；他修這個無想定，他的壽命是五百劫。

「是人既以生滅為因，不能發明不生滅性」：可是這一類的人，他既以生滅為修行的因，就不能明白這個不生滅的性。「初半劫滅，後半劫生」：他這五百個劫，在最初的半劫他沒有滅他這種捨，捨去苦樂這兩種的心。等最初的半劫滅，他滅去他這個心；滅完了，然後他妄想就不生了。等到他最後的半劫——就是第四百九十九個半劫那時候，這個無想定報盡了，沒有了。無想定壞了，他又生出個妄想；他就生出來一種譏謗三寶的心，就毀謗三寶。

他說甚麼呢？他說：「佛說的，四果阿羅漢已經生死了了，不受後有了；那麼我現在已經證到四果上了，怎麼又會受生死去呢？佛大約是打大妄語！」他這麼樣子來譏謗三寶。其實他這個四禪天，並不是四果阿羅漢；這連初果都還沒有到呢，不要說四果！他自己誤以為是四果了，這就是認錯了，把四禪他認為是四果；這個後邊也會講的，那個無聞比丘，他修到四禪天上這個境界，他就以為證得四果了，其實是不對的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無想天」：像這樣的一類的人，就叫無想天的天人。

阿難！此四勝流，一切世間諸苦樂境所不能動；雖非無為真不動地，有所得心，功用純熟，名為四禪。

「阿難」！「此四勝流，一切世間諸苦樂境所不能動」：這四勝流，一切世間苦的境和樂的境界都不能搖動他這個心了。「雖非無為真不動地，有所得心」：他所修的，雖然不是真正無為的不動地；他不過勉強制止它，叫它不動，並不是真到自己不動的那種地位上了；他這時候，在四禪天，他還有一個所得的心。譬如那個無聞比丘，他以為他得到四果了。「功用純熟，名為四禪」：他這個功用得純熟，用到極點了，這個名字就叫四禪天。

阿難！此中復有五不還天；於下界中九品習氣，俱時滅盡。苦樂雙忘，下無卜居；故於捨心眾同分中，安立居處。

「阿難」！「此中復有五不還天」：在四禪天這裏邊，還有五不還天，這都是聖人所居的地方，和以前那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天，是完全不同的。因為在五不還天的，都是證阿羅漢果的人住的地方。「於下界中九品習氣，俱時滅盡」：在這以下的界中有九品的習氣，這九品的習氣，想要知道可以看一看《佛學辭典》；若講，太多了。都同時滅盡了。

（編按：九品習氣：三界總有九地，即前邊所言欲界及色界四禪天，無色界四空處。習氣，謂貪、瞋、慢、無明等修惑。九地的每一地，均又將此等修惑各各分九品斷之；從上上、上中、上下，至中上、中中、中下，乃至下上、下中、下下，合九地九品，共有八十一品惑習。）

「苦樂雙忘，下無卜居；故於捨心眾同分中，安立居處」：苦樂也雙忘，沒有了，在下界就沒有可住的地方了；所以於這個捨心，在和大眾相同的這種身份的時候，在虛空裏，以雲為大地，這一些個聖人，都居住在這個地方。這叫五不還天的一個身份，一個位置。

阿難！苦樂兩滅，鬪心不交；如是一類，名無煩天。

「阿難」哪！這五不還天都是什麼呢？第一，「苦樂兩滅，鬪心不交」：苦、樂兩種的心都滅了，交鬥的心都沒有了。你若想苦，想樂，這好像苦、樂二心在互相鬥爭似的；現在也不想苦心，也不生樂心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無煩天」：這一類天人，在這個天上沒有一切的煩惱了。

機括獨行，研交無地；如是一類，名無熱天。

「機括獨行，研交無地」：機，就是在前邊無煩天這一類的人，能發動箭弩的機牙，就比喻能發動業行的心識；括，本來應該是個「栝」字，就是箭的末端，也就是比喻六根。他六識雖銷，六根還在，也就是前面講乾慧初心的那個「根境不偶」，所以說是「獨行」。這時候，他對境無心，根境既然不相合了，在這無煩天上邊，他們就沒有什麼時候可以起這個念，生這個心了。前邊那個鬥心不交，只是沒有這個念頭了；或者有的時候，會少少的有一點交——苦、樂兩種心交鬥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無熱天」：像這樣一類的天人，就叫無熱天，因為他時時都得到清涼了。

十方世界，妙見圓澄，更無塵象一切沈垢；如是一類，名善見天。

「十方世界，妙見圓澄」：在十方世界他這個見，也非常微妙的，而且又圓滿澄清了，不是混雜的；這個見，不雜其他的染污見。「更無塵象一切沉垢」：為什麼說它是圓澄呢？因為沒有塵象了，一切染污法都滅了，一切泥垢；塵沙、無明這些個垢，也都清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善見天」：像這樣的天人，這名字就叫善見天。

精見現前，陶鑄無礙；如是一類，名善現天。

「精見現前」：前邊有善見天，所見一切皆善；現在無論看見什麼，都比以前那個超勝，比以前那種天清淨得多。「陶鑄無礙」：陶，就是中國這個陶瓷；燒碗、燒盤子那個窯，叫陶。鑄，就是用鎚子打鐵。現在陶鑄什麼呢？陶鑄聖人的心性，一切都自在，一切都沒有障礙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善現天」：像這樣的天人這一類的，名字叫善現天。

究竟群幾，窮色性性，入無邊際；如是一類，名色究竟天。

「究竟群幾」：究竟，就是徹底，也就是圓滿的意思；群幾，是一切的預兆、預跡。「窮色性性，入無邊際」：窮色性的性，再窮空性的性；前邊那個「性」，是色性的性，後邊那個「性」是空性的性。窮竟了色性和這空性之性，到這種無邊無際的境界。「如是一類，名色究竟天」：像這一類的，這是到這個色性的究竟了，這個的名字就叫色究竟天。

阿難！此不還天，彼諸四禪四位天王，獨有欽聞，不能知見；如今世間曠野深山，聖道場地，皆阿羅漢所住持故，世間麤人所不能見。

「阿難！此不還天」：阿難哪！這五不還天所住的天人，「彼諸四禪四位天王，獨

有欽聞，不能知見」：彼，那個四禪的禪天，這四位禪天上的首領，他們才知道這兒有五不還天的聖人在這兒住；其餘一般的凡夫就都不能知道這五不還天有天人在那兒住。

「如今世間曠野深山，聖道場地，皆阿羅漢所住持故」：就好像現在這個世間，在這深山曠野人所不能到的地方，有聖人的道場；那個地方所住的都是阿羅漢，都是大菩薩，他們住持那個地方。「世間麤人所不能見」：世間所有一切的麤人他們是永遠都不會見著這些個阿羅漢、大菩薩的。雖然都是在這同一個世界上住著，但是他們看不見的。這五不還天，也和這個世界住深山曠野的這些阿羅漢是一樣的，四禪天的天人，都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住。

阿難！是十八天，獨行無交，未盡形累；自此已還，名為色界。

「阿難」！「是十八天，獨行無交，未盡形累」：初禪三天，二禪三天，三禪三天，四禪九天，這叫十八天。這十八天，每一天都有他們自己修行的因果，他們還有色相。

「自此已還，名為色界」：自現在所講這個天往回數的十八天，都叫為色界天。

復次，阿難！從是有頂色邊際中，其間復有二種歧路。若於捨心發明智慧，慧光圓通；便出塵界，成阿羅漢，入菩薩乘。如是一類，名為迴心大阿羅漢。

「復次，阿難」！「從是有頂色邊際中，其間復有二種歧路」：我們這一些天，都叫有頂天。在這色界的邊際中，這其中又有兩種的歧路。「若於捨心發明智慧，慧光圓通」：若對於這捨心上面，他發明出一種智慧，這種智慧的光圓通而無障礙了。

「便出塵界，成阿羅漢，入菩薩乘」：這就可以出去這三界，成就阿羅漢果，入到這菩薩乘裏邊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為迴心大阿羅漢」：像這樣子，這一類的眾生，就是叫迴心的大阿羅漢。什麼叫「迴心」呢？就是迴小向大，迴這小乘而向這大乘。

若在捨心，捨厭成就，覺身為礙，銷礙入空。如是一類，名為空處。

「若在捨心，捨厭成就」：假設前邊講的四禪這天人，對於在捨棄苦、樂二心，他厭苦捨樂，樂也都捨了。「覺身為礙，銷礙入空」：自己知道有色身是有障礙的，於是乎就不願意有所障礙，想觀自己的身等於虛空一樣，把這障礙都沒有了。「如

是一類，名為空處」：這一類的天，就叫空無邊處天。

諸礙既銷，無礙無滅；其中惟留阿賴耶識，全於末那半分微細。如是一類，名為識處。

「諸礙既銷，無礙無滅」：前邊這四禪天，再往上昇，覺得身是一種障礙，所以就銷礙入空了。現在這一切的障礙都沒有了，要歸到這無色界上來；也沒有障礙，也沒有所滅了。「其中惟留阿賴耶識，全於末那半分微細」：這時候，就沒有身了，只有個識；就是阿賴耶識這個第八識，還有完完全全的第七識，它是很微細微細的一種識。本來這第八識，雖然說是生出一種無明，可是這兒很接近如來藏性，還沒有什麼染污；到了這第七識上就染污了，這個地方生了變化，就由在這個末那識還有那麼一點點微細微細的染污。阿賴耶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，就叫「藏（音義同「含藏」）識」。這個藏識，就是「如來藏（音義同「寶藏」）性」那個「藏」；不過現在它沒有完全歸到如來藏性上，所以它只叫一個藏識。藏識，無論你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你一天所遭所遇，這所有一切，都收到這藏識裏邊來。這個藏識的第七識，叫「末那識」，又叫「染污識」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為識處」：這一類的眾生，生在這一個天上，就叫識無邊處天；這種天人只有一個識，沒有身體的。

空色既亡，識心都滅；十方寂然，迴無攸往。如是一類，名無所有處。

現在到這個地方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你說！這時候叫「家破人亡語難開」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你說：「這回完了！」

「空色既亡，識心都滅」：空也沒有了，色也亡了，所以這叫「家破人亡」了，家也沒有了，人也沒有了。前邊那個還有個識，現在這識心都沒有了，都空了，這「語難開」了！連個識都沒有，你怎麼說話？根本沒有可講的了。「十方寂然，迴無攸往」：這時候，十方世界，整個法界，什麼東西都沒有了，都是靜寂起來了，哪個地方也不能去。迴，也就是遠的樣子，沒有了；攸，當個「所」字講，就是去的地方。沒有去的地方，來的地方也沒有了；這無來無去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無所有處」：像這一類的天上的人，這個地方就叫無所有處，就是什麼都沒有了。但是什麼都沒有了，可是他這性還是存在的；因為性和虛空是一樣的，所以在這無所有處的天人，他還有壽命。有多少壽命呢？六萬大劫。以前從這六欲天以後，這人的壽命和身量高度，我就都沒有講，因為講起來這數目太大了！

我預備到最後，講一個大數目就得了；中間那些個，你若要知道，自己可以去查去。這是最後的第二個，在那個天上，他是壽命活六萬大劫；在那個地方雖然說有壽命，他那只是一個定，在那定裏頭有六萬大劫。等到六萬大劫滿的時候，他那定也破了；破了，又會「有」了；有了，又變，或者轉去哪一道輪迴裏去，又不一定了。

識性不動，以滅窮研；於無盡中發宣盡性，如存不存，若盡非盡。如是一類，名為非想非非想處。

前邊那是無所有處天，現在這是非想非非想處天，這是天上最高的；活到八萬大劫，享八萬大劫的天福，然後還墮落。

「識性不動，以滅窮研」：在那個識無邊處天，那個識它有的時候還有一種作用；現在這個無所有處天，就是識也不動了。這識性既然不動了，什麼都滅了；你怎麼樣研究想要知道，都沒有了。「於無盡中發宣盡性，如存不存，若盡非盡」：在什麼都沒有這裏邊，又發宣沒有窮盡的這種性，就好像有，又好像沒有；好像盡了，又不是盡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為非想非非想處」：像這一類的這天人，就叫什麼呢？就叫沒有想又不是沒有想的地方。所以還有一點點在那個地方，它不發生作用，在那個地方定著。定多久呢？定八萬大劫；這天人的壽命，最長的是八萬大劫的天福。

所以修道的人，在修行的時候，最要緊的，不要生念頭，不要起心動念的；你一起心動念，將來就會招果報，就要去受報的。以前有一個老修行，他在海邊修道，就修這個非非想處定。他想修這個定，生非非想處天；正想要入這非非想處定，水裏這魚就來打他閒岔了。打閒岔，這是禪堂的口頭語，「你真打閒岔！你這個哩啦腔！」這好講話的人，叫「哩啦腔」。你盡好說話，好和人家去搭搭咯咯談話的，這叫「打閒岔」，英文叫 give me trouble；你若給人家 trouble，這就叫「打閒岔」。

那麼這個老修行在這兒修行，這魚來打他閒岔。他一要入定，這魚在水裏，「撲通」這麼一跳，他就入不了定了；入不了定，他就生了一種瞋恨心。他說：「你這魚真是討厭！我想要入定，你這來給我麻煩，你不叫我入定。啊！我現在沒有神通，等我有神通的時候，我變成一隻飛狸，專門吃你這個魚！把你都吃了，不再叫你來妨礙我修行！」這樣，他生這一念的瞋恨心，這魚也害怕了，不敢和他開玩笑了，以後再也不敢來麻煩他了，所以他修這無想定就修成了。

他生到非想非非想處天，把這八萬大劫的天福享完了之後；你說怎麼樣？他這一念瞋恨心的果報也成熟了，他墮落到人間來，果然就變了一隻飛狸——吃魚那種雀鳥，天天在那海上吃魚。吃來吃去，等釋迦牟尼佛出世，到那兒給牠說法，牠這才把飛狸的身脫了，又去做人；後來又出家修行，才證阿羅漢果。

所以修道千萬不要生瞋恨心，不論誰對你好不好，你都要生一種愛惜人的心，慈悲愛護人的心；對任何人也不要有一種瞋恨，有一種不滿意。你若不滿意，你修成了，固然是沒有問題了；如果不超出三界去，將來都是要受果報的。中國又有這麼一句話說：「寧動千江水，不動道人心。」那千江水是很多了，我把它搖動起來沒關係，我不動修道人的心；修道人這心你一動他，他若一生瞋恨心，那不得了，將來就有因果了。

此等窮空，不盡空理，從不還天聖道窮者；如是一類，名不迴心鈍阿羅漢。若從無想諸外道天窮空不歸，迷漏無聞，便入輪轉。

「此等窮空，不盡空理，從不還天聖道窮者」：在前邊色究竟天後邊，不說有兩種歧路？第一種歧路，就是到迴心大阿羅漢。現在這類從這五不還天窮這個修行的聖道修行，他沒有窮盡這空理，還沒有真明白；沒有真正的智慧的人，「如是一類名不迴心鈍阿羅漢」：像這樣子一類的，他對這聖道沒有修，也就沒有智慧；他不迴小向大，所以叫不迴心的鈍阿羅漢，就是愚癡愚鈍的一個阿羅漢。

「若從無想諸外道天窮空不歸」：若是從這無想天或者這諸外道天，他只知道著到這空理上，而不知道回來修這菩提的道路；「迷漏無聞，便入輪轉」：所以他一迷就入了外道去，又會入輪迴的。所以修行，時時刻刻都要檢點，不要走錯路。

阿難！是諸天上，各各天人，則是凡夫；業果酬答，答盡入輪。彼之天王，即是菩薩；遊三摩地，漸次增進，迴向聖倫所修行路。

「阿難」啊！「是諸天上，各各天人，則是凡夫」：這所有的天上，每一個天人他們都是凡夫；你不要以為他們是修行成了，他們都沒有證聖果的。「業果酬答，答盡入輪」：他這不過是壽命所造的業，到時候還要去還報，去還他的宿債去；等到他把他宿債還完了，還要入輪迴。

「彼之天王，即是菩薩」：可是每一個天的天王，就是菩薩的化身。「遊三摩地，漸次增進，迴向聖倫所修行路」：他們到那個地方去修他們的定力，一點一點的那麼往上增加，他能迴向聖人這菩提覺道而證聖果，與聖人為倫。他們所修行的道路，

和聖人所修的道路是一樣的。

阿難！是四空天，身心滅盡，定性現前，無業果色；從此逮終，名無色界。

「阿難」！「是四空天，身心滅盡」：空無邊處天、識無邊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非想處天，這四個天，他也沒有身，也沒有心；就只有一個識還不動了。「定性現前，無業果色」：它這種定力的性現前，也沒有業，也沒有一種的果，也沒有一種色相，什麼都沒有的。「從此逮終，名無色界」：從這個地方到最後，就叫無色界天，這是這四空處最後的一個天。

此皆不了妙覺明心，積妄發生，妄有三界；中間妄隨七趣沉溺，補特伽羅，各從其類。

「此皆不了妙覺明心」：在前邊所說這三界，他們都是沒有智慧，沒有能明了這個妙覺明心。「積妄發生，妄有三界」：所以就依真起妄，在這妙真如性上生出無明；所以由虛妄積累得多了，就造出來有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；這都是由眾生的妄想所造成的。

「中間妄隨七趣沉溺」：所以在這中間，就妄隨七趣輪迴，頭出頭沒的。本來天、阿修羅，加上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這是六趣；現在六道輪迴又加上一個仙趣。前邊不講十種仙嗎，所以這叫七趣；在這七趣裏邊頭出頭沒的，忽然上天了，忽然又墮地獄了，忽然做人，忽然又做餓鬼，所以這叫沉溺。

「補特伽羅，各從其類」：補特伽羅，這是梵語，翻到中文，叫「有情」；就是所謂有情有知覺的眾生。眾生造什麼業就受什麼果報，各各和他的同類在一起。他仙類就跑到仙類一起去，天上的天人就在天人一起，阿修羅和阿修羅在一起，人和人在一起，地獄眾生就和地獄眾生在一起，餓鬼和餓鬼在一起，畜生也就和畜生在一起，所以說「各從其類」。

復次，阿難！是三界中，復有四種阿修羅類。

我再給你說一說，阿難！在這三界的裏邊，又有四種的阿修羅。這阿修羅，有的翻說「非天」，就是有天福，沒有天德；有天上人的福報，沒有天人的德行。又叫一個「無端正」，就是長得相貌不端正；可是男修羅不端正，這修羅女是相貌生得非常美麗。胎、卵、溼、化這四生裏，都有修羅，後邊會講到。

若於鬼道，以護法力乘通入空。此阿修羅從卵而生，鬼趣所攝。

「若於鬼道，以護法力乘通入空」：有一種鬼是善的鬼，它做護法，好像關帝公，這都叫大力鬼；他做護法，能護持三寶。若在鬼道，它藉著這種護法力的神通能昇到空中去。「此阿修羅，從卵而生，鬼趣所攝」：這種的阿修羅是怎麼樣子生出來的呢？是從卵所生出來的，這是屬於鬼道。

若於天中，降德貶墜；其所卜居，鄰於日月。此阿修羅從胎而出，人趣所攝。

「若於天中，降德貶墜」：若他這天上的德行不夠了，就降墮貶下來到這虛空裏頭。「其所卜居，鄰於日月」：他所住的地方，和日月接近，做日月的鄰居。「此阿修羅，從胎而出，人趣所攝」：這一種阿修羅，是從胎生出來的，這是屬於人道的。

有修羅王，執持世界，力洞無畏；能與梵王，及天帝釋，四天爭權。此阿修羅因變化有，天趣所攝。

「有修羅王，執持世界，力洞無畏」：有一種的阿修羅王，他也能來執掌管理這個世界，他的力量非常大，可以洞穿世界；什麼也不怕，他這手摸著須彌山的頂，這麼一晃，須彌山都要崩裂了，崩壞了：就有這麼大的神力。「能與梵王，及天帝釋，四天爭權」：所以他就想做這大梵天王，和這梵王，這天帝釋（天主），四大天王，來爭權力。

為什麼這阿修羅王和大梵天王來作戰呢？因為他有個女，生得很靚（廣東音「亮」）——廣東話「靚」就是美麗。那麼這個玉帝，就是帝釋天，一看他這個修羅女這麼美麗，就向這修羅王求婚，修羅王就把他這個修羅女給帝釋天做太太。可是這個修羅女非常之妒忌，非常之自私，而帝釋天又非常歡喜聽佛法，有法師講經，他就去聽經；這個修羅女一看帝釋天走了，她以為：喔！你和我結了婚之後，你就不愛我了！你現在大約又是出去胡混，又各處去找女人去了？她就生了一種妒忌心了。

有一天，她就在帝釋天後邊來跟蹤他，祕密地調查他的去處；她看見帝釋天到這講經法會，就坐到那個地方。這個法會有很多女人，她一看，就生嫉妒心了；一生嫉妒心，就現形了。這天帝釋一看，說：「妳幹什麼來了？」她說：「你跑到這個地方玩女人，你還不叫我來？」帝釋天一生氣，就打她一個嘴巴；又叫耳光，打她這麼一巴掌。這修羅女就哭起來了，於是乎就跑回去，對這修羅王就講：「這帝釋天，他現在不守規矩，各處去找女人胡混！我去找他；他還打我！」修羅王一聽，也發起來脾氣了：「我們要和他打！要把帝釋天的那個位子，那個權力給搶過來！」

於是乎就發出來修羅兵，修羅將這一切的修羅，和帝釋天作戰；可是一作戰怎麼樣啊？這修羅的兵屢戰屢勝，帝釋天和四大天王，梵王合起來整個的力量，也打不過這修羅王。於是乎帝釋天就到佛那個地方求救去了，說：「怎麼辦呢？這修羅王和我們作戰，我也打不贏他了！」釋迦牟尼佛告訴這天帝釋說：「你回去，叫你所有的兵將都唸『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』，唸這一句就可以了！」果然這天兵天將一唸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，這修羅兵、修羅將不戰自敗，不等到打仗就敗走了；所以帝釋天又勝了。這種修羅，就總要爭權的。

「此阿修羅因變化有，天趣所攝」：這種阿修羅他由一種神力所變化出來的，是天趣所攝。

阿難！別有一分下劣修羅，生大海心，沈水穴口；旦遊虛空，暮歸水宿。此阿修羅因溼氣有，畜生趣攝。

「阿難」！「別有一分下劣修羅生大海心，沉水穴口」：另外有一種下劣的阿修羅，這種的修羅，好像龍之類的；牠生在大海的深處，牠住在水的穴裏邊。「旦遊虛空，暮歸水宿」：早晨牠就到虛空裏去遊玩，晚間牠回到水穴裏頭來住。「此阿修羅因溼氣有，畜生趣攝」：這種的阿修羅因為溼氣牠生出來的，這是屬於類所攝的。

阿難！如是地獄，餓鬼，畜生，人，及神仙，天，洎修羅，精研七趣；皆是昏沈諸有為相，妄想受生，妄想隨業。於妙圓明無作本心，皆如空華，元無所著；但一虛妄，更無根緒。

「阿難」！「如是地獄，餓鬼，畜生，人，及神仙，天，洎修羅，精研七趣」：洎，是及。像這樣，從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，和天道，到修羅道上，在這七趣裏邊互相輪迴。「皆是昏沉諸有為相，妄想受生，妄想隨業」：都是昏沉的各種有形有相，由妄想才生出來的，他這種妄想隨著他業報而受生。

「於妙圓明無作本心，皆如空華，元無所著」：在這妙圓明無作的本心上，這些個七趣都好像空中華似的，本來是沒有所著住的。「但一虛妄，更無根緒」：就是一個虛妄，更沒有什麼根，也沒有什麼頭緒。

阿難！此等眾生不識本心，受此輪迴，經無量劫，不得真淨；皆由隨順殺，盜，婬故。反此三種，又則出生無殺，盜，婬；有名鬼倫，無名天趣。有無相傾，起輪迴性。

「阿難」！「此等眾生不識本心，受此輪迴」：這七趣的眾生，都不知道這本來妙

圓明無作的本心，所以在這六道輪迴裏互相受生死；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今生做牛，來生做馬，再來生或者做人，這互相輪轉。「經無量劫，不得真淨」：經過的時間多久呢？沒有數量那麼多的大劫；他沒有得到自己真如清淨的本體。「皆由隨順殺，盜，淫婬故」：為什麼呢？都因為他們順著殺、順著盜、順著淫，沒有能返回來的緣故，所以就在這七趣裏輪轉。

「反此三種，又則出生無殺，盜，淫」：要是返回來，沒有殺、盜、淫這三種了，就又生出來無殺、盜、淫。「有名鬼倫，無名天趣」：那麼有殺、盜、淫的，就名鬼倫，就去做鬼去，和鬼去做朋友，做親戚；沒有殺、盜、淫的，就生到仙趣，生到天上去。

「有無相傾，起輪迴性」：這個有和沒有互相傾軋，互相爭奪；於是乎就起輪迴的這種性質。有的時候，有就跑到沒有那裏頭去；有的時候，沒有殺、盜、淫的又跑到有殺、盜、淫那一類去了；所以互相來這麼傾軋、爭奪。

若得妙發三摩提者，則妙常寂；有無二無，無二亦滅。尚無不殺，不偷，不淫，云何更隨殺，盜，淫事？

「若得妙發三摩提者，則妙常寂」：假設他在七趣裏邊，得到這種真正的定力了，這樣的人，他微妙而常寂。什麼是真正的定力呢？就是楞嚴大定，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修耳根圓通，而得這真正的定力。「有無二無，無二亦滅」：有殺、盜、淫，墮落到三惡道，這是個「有」；沒有三惡道，有天、人、阿修羅、仙四善趣，這叫「無」。那麼不但三惡道和四善趣這兩種都沒有了，他得著真正妙常靜寂這種的境界，連「沒有三惡道，四善趣」的這個「無」也沒有了，也滅了。

「尚無不殺，不偷，不淫，云何更隨殺，盜，淫事」：連不殺、不盜、不淫都沒有了，怎麼還能跟著這殺、盜、淫去跑呢？怎麼還會造出這種的業呢？那根本沒有了！

阿難！不斷三業，各各有私；因各各私，眾私同分，非無定處。自妄發生，生妄無因，無可尋究。

「阿難」！「不斷三業，各各有私」：如果不斷殺、盜、淫這三種的罪業，每一個眾生都有私自所造的業。「因各各私，眾私同分，非無定處」：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造的罪業，眾人和自己所造的業集中到一起，不是沒有一定的地方。不是沒有一定的地方，就是好像有一定的地方。

「自妄發生，生妄無因，無可尋究」：但是這個有一定的地方，也是由妄發生出來

的；可是那個妄它沒有一個自體，就是沒有自己，它沒有一個種子，它是虛妄的嘛！虛妄就是不實在的，所以你也就找不著它，找不出來一個根了。由虛妄而生，所以就虛妄而滅，你一定要找，追究它的根，找不著的。本來這來源是沒有的，就好像人這影子似的，只是一個影子；你說影子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不錯！從身那兒來的，但是它並不是長到身上的，它只一個虛妄的影子而已。

汝曷修行，欲得菩提，要除三惑。不盡三惑，縱得神通，皆是世間有為功用；習氣不滅，落於魔道。雖欲除妄，倍加虛偽；如來說為可哀憐者，汝妄自造，非菩提咎。

「汝曷修行」：釋迦牟尼佛教阿難勸勉這修行的人，說，你告訴他們，「欲得菩提，要除三惑」：想要得著這菩提覺道的，要把這三種的迷惑除去。什麼是三種的迷惑呢？就是這殺、盜、淫。怎麼又不叫它三種業，而叫它三種惑呢？就因為你迷惑不了，你不明白它，所以才造這殺、盜、淫業；如果你明白，就不會造這殺、盜、淫的業了，所以又叫三惑。

「不盡三惑，縱得神通，皆是世間有為功用」：你如果不把殺生、偷盜、邪淫這三種的惑斷盡了，你還有少少這三惑在裏頭存著。你縱然就得到小小的神通，小小的智慧；這不是無為的神通，而是世間有形有相，有所作為的一種功用，都是著相的這種神通。「習氣不滅，落於魔道」：這種殺、盜、淫的習氣你若不滅，將來就會落於魔道了。所以我說某某修行人是魔王，也就是這個！他也不戒殺生，也不戒偷盜，又不戒邪淫，怎麼可以得真正的智慧呢？不可以得的。

「雖欲除妄，倍加虛偽」：這種的人，他雖然想要除妄，可是他妄上加妄了，這更加假的了！怎麼說呢？本來他打個妄語，本來他說得不對，他又說他沒有打妄語。你看！說了一個妄語，又說沒有打妄語，這就是妄上加妄了。已經說妄語，就不必辯了，承認就算了，這只有一個妄語；他又說他沒有說妄語，這就說了兩個。所以他除妄，這罪業更多一點！

「如來說為可哀憐者」：如來說，這種人哪！盡不做真事，這真是可憐愍者啊！「汝妄自造，非菩提咎」：你這種惑業，是你自己的虛妄造成的，這不是菩提的過錯。所以你不能說：「喔！如來成佛了，怎麼又會起妄呢？」你這樣講是錯誤的。

作是說者，名為正說；若他說者，即魔王說。

「作是說者，名為正說」：像這樣講的話，這就是合乎佛法的。「若他說者，即魔王說」：要不是這樣的說法，這就是魔王說法。所以你要分別清楚，魔王所說的

法，就是自己造一些個虛偽。譬如這件事情他知道，他說他不知道；不知道的，他又說他知道；這樣叫打妄語。修道的人，直心是道場，一切都要直心，不要有委屈相。

※以下別錄於《楞嚴經·五十陰魔》淺釋